



如棒的故事



杠 棒 的 故 事

(上海港码头工人回忆对比材料选编)

上海港务局工人业余写作组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扛棒的故事

(上海港码头工人回忆对比材料选编)

上海港务局工人业余写作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字数 72,000

1973年4月第1版 197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0 册

统一书号: 10171·190 定价: 0.22 元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目 录

上海港今昔·····	1
“第一天”·····	11
血衣·····	23
杠棒的故事·····	32
地下水牢·····	45
工票恨·····	51
老槐树下·····	63
船工仇·····	71
请柬·····	83
锹煤女工·····	91
血淋“金饭碗”·····	104
黎明前的战斗·····	113

上海港今昔

亲爱的读者，你到过上海港吗？

上海港，地处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紧连着江南塞北，椰林莽原，四季通航，是全国城乡物资重要的集散地和水陆交通运输的枢纽，是世界著名的通商口岸。它在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相互交流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中，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然而，在解放前，黄浦江上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艇横冲直撞，群魔乱舞，海港如同地狱一样阴森可怖！绵绵延伸的百里码头啊，哪一处不是帝国主义强盗们的“乐园”，哪一寸土地上不浸透着码头工人的血和汗！

为什么中国的海港，竟成了帝国主义的天下？

话要从一百多年前说起。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迫使腐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以后，整整一个世纪，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祸国殃民的蒋家王朝，这一群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都把港口主权拱手奉送给帝国主义。

首先，监督检查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海关”，由于反动政府的出卖，被帝国主义分子控制了，它专为帝国主义的侵略

和掠夺发放通行证。因而，代表国家主权的引水领航权也被剥夺得一千二净。半个多世纪中，黄浦江上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引水员。

海关和引水权的丧失，祖国的东海大门被打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更方便了。“冒险家们”看到有利可图，就纷纷登堂入室，在黄浦江两岸霸占深水地段，圈占农民良田，建造起码头仓库。歌谣说：“浦东到浦西，英美法兰西；日本鬼子不落伍，一溜抢占杨树浦。”解放前，上海港二百六十六个码头、一百八十四座仓库，帝国主义强盗就霸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余下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码头、仓库，也都或多或少地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

这样，旧海港就成了帝国主义插在中国劳动人民身上的一根吸血管，而一座座码头仓库，就是他们的贮血站。年年月月，帝国主义在这里倾销鸦片、消费品和过剩轻工业产品；掠夺了我国大量宝贵的矿产原料和农副产品。巨额的入超，使黄金、白银潮水般流进了帝国主义者的腰包，仅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就从上海港运走了黄金二百三十七万两，养肥了吃人的野兽，却使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落后贫穷。

旧海港又是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国的基地。在那里，停泊过“八·一三”屠杀我国同胞的日本军舰，也停泊过为蒋匪帮输送炮火、进攻解放区的美国巡洋舰。每当革命狂飚席卷上海的日子，黄浦江上总是躺满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艇，炮口对准中国人民，登陆的侵略军横行霸道，胡作非为……

那时候，统治着码头的是结成三位一体的洋大班、洋奴买办和封建把头。

洋大班，是码头上的“土皇帝”，最大的吸血鬼。这是一群跟在帝国主义大炮后面来到中国的流氓、骗子和海盗，奸刁狠毒，劫掠成性。美商大来码头洋大班劳勃·大来，本来是个倾家荡产的大流氓，一九一七年，他依仗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勾结中国的反动政府，霸占了白莲泾一带良田沃土，建造起罪恶的大来码头。据有关资料记载，仅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他剥削的利润就高达二百五十万美元；三十多年榨取了中国人民多少血汗，也就可想而知了。

帝国主义为了控制码头，还豢养了一批走狗——洋奴买办和封建把头。码头上的洋奴买办，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他们一方面为洋主子效劳，另一方面又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洋奴买办通常都兼充大包工头，进行双重剥削，手段十分残酷。如大来码头洋奴买办兼大包工头贾柏馨，在战后短短的十八个月之中，除码头一切开支外，剥削工人净得折合白米二百八十多万斤，平均每天搜刮五千二百斤，足够一个人吃十四年！这些家伙为了舔食洋主子的碗底，助纣为虐，干尽了灭绝人性的坏事。所以工人们都说，“把头，把头，吃人不吐骨头”。公和祥码头把头张志发，为人凶狠，外号“活阎王”，他身佩手枪，手上戴着一只特制的金戒指，动不动就打工人的耳光，几下就打得口鼻流血。他手下雇了几十个爪牙打手，在大热天把工人衣服剥光，绑在晒得滚烫的铁板上，用牛尾鞭毒打，打到皮开肉裂再撒上盐。那黑暗的旧码头，真是吃人的魔窟，牛鬼蛇神张牙舞爪，他们的血盆大口，每日每时都在吞噬着码头工人。

在帝国主义、洋奴买办、封建把头的宰割和蹂躏下，旧海

港码头工人所受剥削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所少见的。

每天天不亮，码头大门口就挤满了人，他们等着领“工票”。许多人守候了一个通宵，还往往扑空。

拿到了“工票”，等待他们的是累断筋骨的牛马般劳动。肩运工人披着搭肩布，压在他们背上的是二三百斤甚至五六百斤重的货包；杠棒工人，两人一档，有时几档、十几档杠棒一齐抬，重量在千斤、万斤以上！扛煤工人哼着悲愤的号子，一步一颤地行走在叫做“过山跳”的悬空的狭长跳板上，工人们悲愤地诉说：“过山跳，颤悠悠，前脚斜，后脚扭，一脚踏空命全休！”什么“过山跳”，简直就是“夺命桥”！妻子失去了丈夫，儿女亡故了亲爹，那“夺命桥”下，不知制造了多少人间惨剧！

压弯了背，折断了腰，可是又能拿到多少？“肩膀上压竹头，背心上挨拳头，收工拿零头。”经过洋大班、洋奴买办和大小包工头的层层克扣，装卸货物的力资，到工人手里就少得可怜了。如据有关资料记载：装卸一吨生铁力资是二元零二分，可是到工人手里只剩下六分，这是世界上惊人的剥削率！

资本家和包工头这样残酷地剥削工人，却胡说什么“工人家里不能有余粮，吃饱了饭就不肯来干活了”。这班吸血鬼就是按照这个吃人的逻辑，用饥饿逼着工人为他们卖命的。

码头工人悲愤地说：“上码头，扛货包，不养老，不养小，养个中年吃不饱。”他们吃的是菜皮、六谷粉，穿的是打满补钉的“八卦衣”，住的是廊檐、厕所、“滚地龙”。“扛着杠棒背着绳，东奔西走苦难忍，地是眠床天作被，不知何处是家门。”这字字血，声声泪，就是解放前上海港数万码头工人对万恶的旧社会

无比愤怒的控诉!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在暗无天日的旧码头,帝国主义者、洋奴买办和封建把头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还私设牢房,滥用刑罚,与反动党团、特务组织和封建帮会勾结一气,把码头变成了阴森恐怖的法西斯地狱。工人动辄都有被监禁毒打的危险,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大来码头阴暗潮湿的地牢里,堆积着死难工人的累累白骨;汇山码头的牢房里,经常传出刽子手们鞭打工人的阵阵狞笑……这些不过是黑暗码头的一角罢了。

在这帮豺狼的统治下,哪有码头工人的活路啊!但是,码头工人是不能永远受人宰割的,他们要砸碎身上的枷锁,打翻吃人的旧世界!

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英雄的码头工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没有被帝国主义强盗的枪炮和洋奴买办、封建把头的皮鞭所吓倒。他们最有骨气,最富于反抗精神,特别能战斗:“斗争,斗争,斗争!斗得江干船崩!斗得把头喊饶命,斗到东方太阳升!”他们的血海深仇凝结成顽强的革命意志,鼓舞他们不断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码头的百年历史上谱写了一篇又一篇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章。

早在一九〇五年,上海港码头工人就参加了英勇的反美爱国斗争;一九一四年奋起进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罢工斗争;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码头工人群起声讨北洋军阀出卖

祖国的罪恶行径，拒绝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轮船卸货，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中国共产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哺育下光荣诞生了！她象黑夜里的火炬，茫茫雾海中的灯塔，照亮了码头工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航程。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数万码头工人响应党的召唤，手执革命利剑斩断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动脉：港口瘫痪了，外国轮船象一头头死猪拴在码头上不能动弹。短短半个月时间，英、日轮船停航一百二十八艘，仓库里堆满了积压的物资。仅英商太古堆栈积压的杂货就近四万件，每月亏损超过七百万元。这次总罢工长达三个月之久，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洋奴买办、封建把头的反动气焰。充分显示了码头工人不畏强暴的战斗毅力。

一九二七年，码头工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配合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行列，迅速组成一支武装纠察队作为起义的骨干。他们多次通过敌人严密封锁的关卡运送武器和起义用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伪警察三署大院，迫使敌人缴械投降；他们截击北洋军阀直鲁联军的散兵游勇，沉着勇敢地击退了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艇的猖狂挑衅；他们扩大工会，组织武装，宣判罪大恶极的包工头的死刑；他们发号施令，喝令封建把头遵照自己的意志办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失陷，上海港码头工人奋起组织抗日救国会，严厉查禁日货，在短暂时间内参加反日

大罢工的多达三万五千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广大码头工人遭受日寇铁蹄蹂躏和国破家亡的重重苦难，但他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没有被日寇的其势汹汹所吓倒，前赴后继，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开关工人将敌船蒸汽放掉，使吊杆无法转动；肩运工人把货箱攒碎或抛入黄浦江；堆桩工人用锋利的手钩把货包戳得稀烂或砸裂敌人弹药箱，把子弹丢进阴沟洞。与此同时，码头工人积极协助我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把日寇重要的军需物资通过严密封锁的关卡，辗转运往解放区，支援伟大的抗日战争。此外，还有不少码头工人奔赴农村参加新四军，走上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蒋勾结策动反人民的内战。码头工人配合当时蓬勃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掀起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斗争。他们破坏敌人军火机械，打乱敌人“围剿”我解放区输送炮灰的运输线。

解放前夕，蒋匪帮的残兵败卒拥塞在上海港，黄浦江成了他们的重要退路。码头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劫运、反破坏”的英勇斗争，组织工人纠察队，运用怠工、罢工等巧妙形式进行斗争，机智勇敢地保卫了码头仓库和储存物资的安全，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敌人的罪恶企图……

在那妖魔鬼怪舞翩跹的黑暗年代，码头工人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

“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了。蒋家王朝的崩溃，帝国主义分子非法取得的各种“特

权”，从此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了！海关大楼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象威武雄壮的哨兵保卫着祖国的海港大门；黄浦江上一艘艘外轮在新中国引水员的引导下，有条不紊地驶进上海港……上海港获得了新生，黄浦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通过民主改革、反霸斗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运动，经过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持续大跃进，特别是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广大码头工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引下，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社会主义的新海港建设得十分雄伟壮丽。

上海港第五装卸区，解放前是英商公和祥码头，地面坎坷不平，污水横流，设备残缺不全，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如今，这里的水泥场地宽阔平坦，纵贯码头的道路两旁建起了一排排高大整齐的仓库和楼房，安装了许多装卸机械，一次就可以停靠六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同时进行装卸。

在改造旧码头的同时，码头工人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发扬敢想敢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新建了一个个现代化的码头。就拿上港九区来说吧，在一九五八年前，这儿还是一片荒芜的滩地，今天筑起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水陆联运码头。由于火车轨道直接铺设到万吨巨轮的泊位旁，在装卸作业中可以做到货不着地。座落在码头边的大型仓库，每座面积为八千六百多平方米，卡车、铲车、吊车、牵引车，可以在仓库里运转自如。

连年来，在党的关怀下，上海港各码头普遍增添了许多适合港口装卸特点的新设备。仅起重机一项，一九七一年上海

港拥有的台数就比解放初期增长了三十多倍。目前，上海港的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有的货种能够达到百分之九十。

在第二装卸区，工人们新近自己设计、制造了气力输送吸扬机，一根根粗大的吸粮管同时伸进几个船舱，随着有节奏的机器声，船舱里的小麦通过管道和皮带机，象瀑布一样倾泻进高大的仓库里，每小时每个舱口就能卸完二百多吨小麦。象这类自动化的装卸机械，目前正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上海港。

由于装卸机械一天天增多，大小设备配套成龙，港口装卸效率大大提高。解放前，装卸一条数千吨的普通货轮要花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时间；现在到处创造着万吨巨轮装卸不过夜的奇迹。一九七一年，上海港平均每个月的吞吐量就相当于解放初期全年吞吐量的一倍半。

红旗展，春风吹，码头上大变样。

在这里再也看不到折磨人的杠棒、“过山跳”了，看到的是吊车如林，机械成群；再也听不见低沉凄凉的号子声了，听到的是雄壮嘹亮的革命歌声。

过去被人辱骂为“臭苦力”、“臭小工”的码头工人，今天成了码头的主人，有的被选为先进工作者，还有的光荣地当上了党的“九大”代表。

二十多年来，海港工人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幸福地成长。许多人被培养成为工程师、船长、引水员和港口管理的领导干部。目前，在上海港的各级领导班子中，就有八百多名从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

二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在码头上修建了一幢幢海港新村、

工人疗养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无微不至地关怀码头工人的生活和健康……

码头工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彻底翻了身。“这新社会，咱们码头工，翻身作主多自豪，生老病死有依靠，共产党毛主席恩比天高！”革命现代京剧《海港》中马洪亮的这段唱词，唱出了数万码头工人的共同心声。今天，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上海港码头工人，是抓革命的先锋，促生产的闯将。他们把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化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牢记毛主席关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伟大教导，立足码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谱写出一曲曲胜利的凯歌，使英雄的上海港更加意气风发，巍然屹立在祖国的东海之滨。如今，它同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每天迎送着来往于世界各地的中外船只和各国海员，成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战斗的战场和递送友谊的纽带。

亲爱的读者，在你沐浴着社会主义祖国的灿烂阳光，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之时，你可知道那些“老码头”在黑暗的旧社会有过怎样苦难的经历么？后面这十一篇小故事就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们悲惨生活的情况。回忆昔日黄连苦，方知今天蜜糖甜。只有牢记旧社会的苦，才能激励我们的革命斗志，自觉地“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积极投入当前批修整风运动，狠批刘少奇一类骗子肆意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才能把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上升到自觉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高度，把自己培养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第 一 天”

红星港区宽敞、漂亮的礼堂，门口打扮得象过节一样。一条红色的横幅象彩虹横跨在两幢高楼之间，上面写着：热烈欢迎新战友！大门口，五个老工人把一套锣鼓敲得震天动地，伴随着海关的钟声、汽笛声，汇成了欢乐的乐章。人们满脸笑容，鱼龙穿梭般进进出出。

“老王，加油，敲响点！”一个老工人一边小跑着，一边打着手势对敲鼓的王德顺高声嚷道。

“放心，我这搬得动二百斤的双手，还怕敲不响鼓！”王德顺大声回答。昨天，他听到新工人要来，高兴得一夜没睡好。在万恶的旧社会，码头是穷工人的要饭坑、绝命桥，要是有什么别的生路，谁肯上码头？解放后，码头工人翻身作了主人，可是有些人还用老眼光看码头，瞧不起装卸工……如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五百多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小将就要到咱码头上来了，听说有不少人还是坚决要求来当一名新中国海港工人的呢……这些怎么能不使王德顺激动万分！一清早，他就上了码头，找到了这个他认为最能表达自己感情的工作——敲锣鼓。

谁知王德顺正敲得起劲，突然来了个人，硬要王德顺把鼓让给他敲：“王师傅，让我敲吧！”“为什么？”“你累了！”那人笑

笑说。“我王德顺一口气敲到天黑，也不会喊个‘累’字，去去去！”王德顺说着推了推那人。那人一看王德顺急了，赶紧换了口气说：“王师傅，江书记找你，有要紧事哪！”

一听江书记找，王德顺猛然想起昨天江书记要他在今天欢迎会上做报告的事，这才把鼓槌交给那个人，说了声：“也得象我这样敲！”就朝党委办公室走去。

党委书记江兆新一见王德顺进来，便亲切地问：“老王，你的忆苦思甜报告考虑好了吧？”“老江，要说旧社会的苦，咱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我昨晚想了一夜，真不知从哪儿说起啊！”

江书记亲切地拉着王德顺走到窗前，指了指门口的锣鼓队，说道：“你听，锣鼓敲得多响！你看，同志们的心情多欢畅！你说，大伙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党又给我们海港工人送来了接班人，这是大喜事嘛！”

“对了，老王！今天的青年人真幸福！他们一踏进码头，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他们面前展现的是灿烂辉煌的前程。可是在万恶的旧社会，踏进码头的第一天是什么日子呢？你就把这‘第一天’比一比，说一说吧！”

“第一天！”王德顺望着这个当年和自己一起受苦、一起斗争的老战友，心潮翻滚，那三十多年前的事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也是在一个早晨，不过那是一九三七年的一天。汇山码头的大门外，许多人吵吵嚷嚷，把大门口那块小空地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一个头戴凉帽，身穿黑大褂的歪嘴人，高高地站在一张小方桌上，尖声怪气地嚷道：“码头不养五尺汉，扛得